

特56

25

增補元明史略
三



山城伏水
與野精一標記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三

日本 讚岐 後藤世鈞 編次

平安 藤原正臣 增補

明中

孝宗敬皇帝名祐楹憲宗第三子。補九月言官劾李汝省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梁芳等諸不法事下李汝省梁芳於獄其黨俱謫戍邊汝省尋死於獄中。補妖僧繼曉廢原籍為民尋伏誅。○十月有星變庶吉士鄒智言陽不能制陰之象如萬安等小人也而據內閣宜退之王恕等君子也而謫外方宜進之疏上乃退安而進恕安臨退多戀不能釋及之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時有御

萬安 小人 王恕 君子

三台星 白氏六帖 三台星三公之象

邱濬 上大學 義補

籍田禮祭義曰天子為籍千畝諸侯為籍百畝詩疏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五經要義天子籍田以供上帝之樂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享也籍田也言親自路履于田而耕之也教坊支物紀原唐明皇開元二年於蓬萊宮側始立教坊以隸散樂倡優曼行之戲伎藝也宸聰抄帝居曰宸聰音權乃帶切鑿音候

史阿事萬安安陽痿其人具藥洗之世稱洗馬御史云帝於官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未署曰臣安進帝令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木臣所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幾而後死○十一月禮部侍郎邱濬上大學衍義補帝嘉之進秩尚書補弘治元年二月帝耕籍田禮畢宴群臣教坊以雜伎進御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存去之嗣後每歲仲春行之補起用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李文祥等五人並嘗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燿惜其才薦舉從之○三月帝御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帝皆稱老先生不名自後以為常○二年二月監察御史湯鶴以論事謫戍鄒智連坐之大理寺評事夏鏞疏救曰言者之得罪則言者

設預備倉

稱職稱適物之宜也

乞休致仕曰乞休語卷語韻會告上曰告發下曰誥券當作券說文契也以刀尖聲以木廣為要約之書以刀剖之屈曲犬牙狀名券繼也相約束繼繼為限也誓違誓留止也違久也緩也

之幸而主上之不幸也願陛下自為地疏入不報遂乞歸
補三年三月令天下設預備倉每十里積粟萬石及數為稱職過者旌擢不及者罰之府州縣及軍衛官視此升黜
補四年八月罷刑部尚書何喬新喬新執法不阿每重王怒輕劉吉吉啣之嗾御史鄒魯劾喬新通賂鞠治無實遂乞休去補九月劉吉罷時帝欲封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兩太后家子弟乃可其實欲誓違以俟賄帝惡其專權使中官諷令致仕吉與萬安在內閣貪濁橫恣及安既去吉當國專政與王怒不合怒有所行吉必沮之怒憤吉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怒為吉所媚嫉畏其威權不敢言唯太監懷恩在內知怒之賢每救之吉於是罷人

媚嫉大學注媚忌也。有媚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深惡而痛絕之。嫉。離騷注。害賢曰嫉。

砥廉隅。禮儒行。砥厲廉隅。注。砥。琢磨之益。不刊。方以為圓也。

循吏。史記循吏傳。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儀哉。

也。許泰玉篇。攻人之陰私也。許音結。經理治也。

哈密

皆快之。五年十一月。停納粟上官例。尚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以此例為長策。人既以財進身。欲其砥廉隅。為循吏。豈可得也。帝即命止之。六年閏五月。吏部尚書王恕罷。先是。恕與邱濬同階太子太保。恕長六卿位。濬上及濬入閣。恕弗讓也。濬不悅。太醫院判劉文泰與濬素往來。亦銜恕。因許奏。恕變亂選法。恕遂稱疾罷歸。十月。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理哈密。哈密。漢西域唐伊州地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為諸胡要路。元封宗室勿納失里。為威武王居之。永樂初。遣使招諭。遂入貢。詔封其子脫脫。為忠順王。即其

地置哈密衛。令為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而忠順王再傳。及孛羅帖木兒天順末。見殺。無嗣。王母理國事。以其外甥罕慎為都督。時土魯番甚強盛。其首阿力自稱速檀。乘機襲破哈密城。罕慎逃居肅州。十年。復哈密。還故土。帝即位。封罕慎為忠順王。時土魯番阿力已死。其子阿黑麻陽與罕慎結婚。誘殺之。復據哈密。遣使入貢。請代領西域職貢。朝廷不許。詔封元裔陝巴為忠順王。欲以鎮定諸番。阿黑麻大怒。率兵襲之。執陝巴去。事聞。乃命張海侯謙等往經理。七年七月。命工部侍郎徐貫。經理蘄杭水利。貫上言。東南財賦所出。而水患為多。永樂初。命夏原吉濬治。未克。施工。逮今。九十餘年。港浦愈塞。臣相度地勢。治之。

復哈

涇水名
澆水注澆處也
斗門水門也
可汗酋長之稱
猶言單于也

擬度也

乃修瀋河涇港瀆湖塘斗門堤岸百三十有五所役夫二十餘萬東南水患少衰補八年十二月復哈密先是命張海等經理無功還阿黑麻益驕肆僭稱可汗侵沙州迫罕東諸部附已兵部尚書馬文升聞之曰是可襲而執也以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方略調罕東諸番兵命巡撫御史許進副將彭清等往討阿黑麻守將牙蘭宵遁後二年平魯番以陝巴來歸仍命為忠順王鎮哈密補十年三月帝御經筵畢召內閣臣徐溥等於文華殿議政出各司題奏面裁決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無疑滯每顧問必稱先生自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召內閣不過數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後以為常補五月鞬鞞小王子寇潮河川指揮

簡閱

取也奪也
簡閱徐曰春秋大閱簡車馬也吳數一一數之也

漢制南北軍索

隱曰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

故漢制衛官之兵在城內者為

南軍京城之軍

謂北軍所以別

劉振等戰死補六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北邊軍餉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為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以故中官武臣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無所牟利不兩月儲積充羨補十月簡閱禁兵馬文升疏言洪武初法漢制南北軍禁衛征討各有所掌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即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設十二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勅大臣揀選操練令更番直各門從之補十一年七月總制三邊軍務王

也南軍衛宮都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

越襲小王子於賀蘭山破之先是小丰子自稱大元大可

汗奉書朝廷方務優容許之自是往來套中出沒為寇諸

虜相倚日強遼東宜大延綏俱被殘乃詔越討之越分兵

三路進擊敗之○十月有熊入城郎中何孟春曰熊於字

為能火當有火災未幾乾清宮火人大奇之補太監李廣

以符籙禱祀獲寵任權傾中外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

亭成幼公主殤宮復災日者謂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

甚廣懼飲藥死帝疑廣有異書即其家索之得賄簿多文

武大臣名魏黃白米各百千石帝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

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按問諸

臣皆懼編修羅玘上言曰文武官賄廣求進廉恥掃地今

何孟春折熊字

符籙支物紀源帝魚河圖曰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黃帝出軍決曰蚩尤無道帝討之夢西王母遣人以符授之帝悟立壇而請有玄龍御符從水中出置之壇中蓋自是

地震地決湧水

始傳符籙也錄正勺籍也
傷正勺未成人也禮卷服傳年十六至十九死為長殤十二至十五死為中殤八歲至十一歲死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
發詰吊切穴也

天譴譴責也怒也

註記物曰註

誦練也曉也

下且暴白恐生慢易廉恥愈衰乞密諭賄廣者引退或以

他事黜之庶可消已成之黨絕未起之禍章下所司補十

二年四月虜酋火篩入寇太同命平江伯陳銳充總兵官

禦之補十三年六月火篩復寇太同陳銳等無功以保國

公朱暉代之益兵往禦比暉至寇已退乃還○十四年正

月陝西地震如雷民房震倒五千餘間男婦死者甚眾又

遍地決破眼竅湧水甚者決開水出成河馬文升上言地

乃靜物動則失常此臣不承君夷狄不承中國之兆也乞

廣言路明國法以仰答天譴疏入輒從○右僉都御史陳

壽以敗北虜當封或請註子弟於戰籍中受爵壽曰吾子

弟不諳弓馬不許時論高之補四月火篩及小王子連兵

標語增補

貼音帖黏置也

揭帖字典啓夏

今日揭帖

斜封墨勅唐中

宗景龜二年秋

七月始用斜封

墨勅安樂長寧

公主上官婕妤

等皆依勢用夏

請謁受賂降墨

勅斜封付中登

時人謂之斜封

官不用硃印不

用正封曰斜

老邁老也

克已省身

入寇朱暉帥師禦之無功虜入固原寧夏境殺掠執甚猖
獗京師戒嚴既而虜引去○十五年五月兵部尚書劉大
夏上軍政十弊帝嘉納之丁日有造謗言貼於官門誣太
夏帝曰官門豈外人可到此必內奴所為也○十六年五
月帝召劉大夏語曰今後凡有疑事卿可寫揭帖密進太
夏曰不可是即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宜遠法
帝王公是公非與眾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
如用揭帖萬一匪人冒居要職害可勝道哉帝稱善○十
七年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邁乞終歸養帝憫其情許之茂
烈少喪父甚貧嘗在途以乏寒具幾死為御史袍服素朴
騎一牝馬嘗曰善學聖人者莫若顏曾顏之克已曾之省

學之 大關 鍵 李夢 陽言 二病 三害 六漸

戚晚字典戚晚國戚也

敷教懼危

身學之木關鍵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十八年三月戶
部平事李夢陽上疏言天下為病者二為受害者三為漸者
六中有及張后第者后恨之帝雖嘉其言不得已下之獄
既而釋之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帝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懼呼
聖德如天地帝曰夢陽本內事關戚晚且言語狂妄朕不
得已而下之獄朕試問本在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
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官中之
忿使朕受殺直臣之名朕所以即釋復職大夏頓首謝曰
陛下行之仁也補五月帝不豫及太漸召內閣臣劉健李
東陽謝遷至乾清宮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辛苦朕備知
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先生輩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
敷教受命翌日帝崩皇太子即位
武宗穆皇帝名厚照孝宗長子補帝初在東宮內使馬永

標語增補

武宗

二六

內使 劉瑾 用事

夢陽 論八 黨罪

大權 入瑾 手

李東 陽 欽

誰何 正句詰問也。前漢賈誼傳。陳利兵而誰何。注師古曰問之為誰。音耻。奪也。祖錢說文送。去也。詩邶風飲。餞于祿。注祖而舍。較飲酒其側。

成谷木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邨聚高鳳俱用事時稱八虎。○正德元年時內使劉瑾用事特甚。日於官中導帝弓馬鷹犬為樂。而國事日非。劉健謝遷戶部尚書韓文戶部郎中李夢陽等疏論八黨之罪。乞正典刑。帝不得已。允之。瑾等趨帝前環跪哭訴曰。臣下敢行訕上者。由司禮監無人也。有則人不敢言矣。帝怒立命瑾掌司禮監。自是木權盡入瑾手。勢傾中外。莫敢誰何。○劉瑾既得志。遂以事褫韓文職。劉健謝遷劉太夏等乞歸。久李東陽祖錢於道。厥欽泣下。健正色曰。何用泣為。當日出。一語今日亦得歸矣。東陽默然。○健等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嘗瑾等罔憚。東陽獨被眷。○補劉瑾杖謫諸臣之請留健遷者。瑾每奏留。故健言如是。○補

逆瑾 下王 守仁 於獄

曰錢祖祭行神也。歐秋徐曰。歐欽者悲泣氣咽而抽息也。眷留勤厚之意。偵探伺也。潤亂也。批答者天子采批答者天子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頰低首也。捏擬也。度也。

榜示 木片題署 曰榜

分野 禮春官保 章氏以星土辨

九州所封封域 皆有分星以觀 妖祥長揖師古 曰長揖者手自

西示已曾甫元月也

武宗

事必偵。帝為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於私策。批答章奏。李東陽等頰首而已。○十一月。欽夫監五官監候。楊源奏火星入帝座。勸帝預防。瑾怒。捏旨謫戍。在道死。中外冤之。○二年正月。劉瑾捏旨下王守仁等獄。杖之幾死。尋謫守仁貴州龍場驛丞。○補三月。劉健謝遷雖既去。劉瑾憾不已。矯詔列健遷及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等五十三人為奸黨。榜示朝堂。○黃河清慶雲見於軫。蓋湖廣之分野也。○吏部尚書許進以忤劉瑾落職。進八子。三尚書。時有八子。翰林學士張芮。修撰何塘。見瑾長揖不跪。坐謫。時論壯之。○補劉瑾猶給頗通古今常

上而極下也
猶給猶本作猶
言辨捷之人以
辨辭乱是非也
王振明英宗皇
帝臣深文謂文
法深刻
塚階上地也
處分處分別也
通鑑注區處日
處分別日分
廉知廉察也
罰出金贖罪也
稱貸孟子集注
稱舉也取物於
人而出息以償
之也

慕王振之為人。性貪酷。內揣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與太學士焦芳、劉宇等矯詔誅在諸臣。朝廷正人一空。莫敢進言者。帝喜謂瑾可委任矣。瑾又素猜忌。同列有奏事亦必沮抑之。為不可。有忤者皆罪之。同列亦不能平。○三年六月。遺空名書於塚。備陳劉瑾罪狀。瑾鞫之。無肯承者。乃執朝士三百餘人。令悉出午門。跪聽處分。時酷暑暴烈。日中仆死者十餘人。李東陽曰。此必一人陰謀。朝臣豈盡知之。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為。乃釋。○補。逮前戶部尚書韓文。下獄。罰米放歸。劉瑾憾文不已。乃以戶部廣東司失金幣冊。捏旨。下獄。監禁數月。罰米千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捏旨囚致仕尚書劉大夏。至京。下獄。尋戍肅州。初。大夏以鎮

劉大夏通國體

籍凡罪人家財
各其名物於籍
而入于官也
漫罵侮易也
音葉玉篇餉
田也。尔雅野饋
曰。饋
陸贄唐德宗臣
汲黯漢景帝臣
包拯宋仁宗臣
司馬光宋仁宗
英宗神宗哲宗
臣
草寇各微子。殷
罔不。小大好草
竊亥究。古注草
野竊盜。正字通
相聚為。文曰草

守中官董讓等貪殘。請按治。帝不用。致仕歸。劉瑾與太學士焦芳譖於帝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會。田州岑猛叛。遂謂大夏前為巡撫時。激變。下獄。論死。都御史屠滸持不可。瑾漫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乃戍肅州。大夏就道。京師焚香。携饑泣。餞所至。為之罷市。後大夏卒。人稱曰。通達國體。如陸贄。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包拯。忠誠懇切。如司馬光。又曰。憂民如有病。見客若無官。○四年。四川劉烈。陝西藍廷瑞。鄔本恕。廖惠。霸州劉六。劉七等。賊各聚一方。稱王。○五年。三月。以洪鐘總制川陝河南。鄖陽軍務。征流賊。鐘與永順。土司彭世麟。以計禽廷瑞。本恕。斬之。大破其軍。廖惠逸去。轉掠兩川。○四月。慶府安

寶音至
字歎切

殿下次於陛下
之稱也石林燕
語制獨天子稱
陛下殿下則諸
侯皆得通稱至
唐初制令惟皇
太子皇后百官
上疏稱殿下至
今循用之

猶豫集句猶獸
名居山中聞人
色豫登木無入
乃下世謂不決
曰猶豫
凌遲師古曰凌
遲如丘陵之遠
遲稍卑下也

化王寘鐸反以誅劉瑾為名京師大震遊擊將軍仇鉞討

平之寘鐸慶靖王曾孫也與其黨周昂等潛蓄逆謀會
酷殺皆憤怨其黨孫景文謂寘鐸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
時矣寘鐸乃殺東及巡撫總兵官遂舉兵反詔起前右都
御史楊一清總制軍務以太監張永監軍討之先是仇鉞
也玉泉營寘鐸召之鉞謬以兵隸賊營自稱疾堅臥及
清將至寘鐸令昂就鉞問計鉞方呻吟伏卒起擊
殺昂乃提昂首麾兵馳縛寘鐸賊平論功封成寧伯

月內使張永與劉瑾爭權勢不相下遂隙因寇兵四起言

於帝曰皆瑾激成也今瑾不自安陰謀不軌陛下宜早擒

之帝猶豫永曰少遲我輩蕪粉矣帝乃就夜擒之坐以謀

逆凌遲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啖之籍其家金銀五千餘萬

寶貝無算其黨焦芳等並褫職瑾流毒五年變更吏兵
沒大臣家收其妻祭日夜簡括天下庫藏添設巡捕巡鹽
官四出誅求諸邊屯田賦稅以肥私家海內騷然以有寘

誅求左傳襄三
十一年誅求無
時注誅責也

鐸之變而平及於禍從來
官官之橫未有過此者

補李東陽奏旬月之間寘鐸劉

瑾之二難悉平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於是封張永兄張富

為泰安伯弟張容為安定伯其他內臣兄弟得封者多矣

補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印時劉瑾雖誅而權柄猶在內

臣魏彬馬永成等擅執朝政賞罰不正兩河南北楚蜀盜

遂起○尚書陳壽卒貧無殮資親戚助之
語曰居官廉雖
大臣無餘積壽

之謂許遠為樂陵令先是民殘於賊遠令各起高墻過

於簷止開一竅竇容一人賊至則閉或伏刃待之賊兵火

無所施且間出奇兵擊之民賴以全○帝方好佛自號大

慶法主時降旨亦書法主名號外廷無敢諫者禮部尚書

傅珪性鯁直佯不知執奏曰太慶法王何為者敢與至尊

鯁直
玉篇鯁食
骨留咽中也小

帝好
佛痴
大慶
法王

陳壽
清廉

補遺會古有骨
顛之臣遇夏敢
刺鯁不從俗廣
旬骨鯁響謂之
臣謂直言難受
如骨之啡咽也

並大不軌當誅帝亦弗問其後帝習難鞫語自名忍必烈習回回語自名妙吉教爛習
補六年二月江西諸郡盜賊蜂起撫州有東
鄉賊南昌有姚源賊瑞州有華林賊贛州有大帽山賊官
軍屢戰失利於是召左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軍務發兵
征之金調廣西狼土兵進討半歲間俘斬二萬七千餘人
立東鄉萬年二縣招降人居之然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
於賊金方倚其力不為禁土民深怨焉補七月霸州流賊
劉六劉七劫掠畿內州縣擁衆北向京師戒嚴先是文安
盜張茂交通內官為姦劉六劉七等附之後茂為官軍所
獲劉六劉七自首伏誅貫死捕賊自贖尋叛太聚眾剽劫
旬日間衆至數千至今年賊勢甚熾殘破州縣命惠安伯

首伏正字通有
祭自陳曰首
剽劫
劫也剽強取也

張偉右都御史馬中錫討之無功以兵部侍郎陸完代完
屢奏捷太監谷太用等謂賊即可平冀邀封賞與伏羗伯
毛銳帥京軍往討駐臨清與賊交戰太敗損折官軍喪失
輜重無算徵回京師矣凡自畿輔迄江淮楚蜀羣盜縱橫
陷山東七十餘城道路梗絕明年命咸寧伯仇鉞副都御
史彭澤討之劉六奔夏口劉七自大江下孟瀆奔保狼山
官軍分道擊之劉六劉七並中流矢死凡三年始平○七
年正月黃河清五日羣臣稱賀補八月帝所悅中官奴率
輒收為義子亡虜亦與焉並賜國姓凡丁百二十七人補
太同遊擊江彬有寵于帝因謂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
操練於是調太同宣府遼東延綏四鎮兵入京師號外四

梗塞也

義子容裔隨筆
自外入而非正
曰義義父義子
義兄弟之類是
也只調調和
操練風調於足

標練於是調太同宣府遼東延綏四鎮兵入京師號外四

調調選也

土魯 番據 哈密

唯類說文。唯。齧也。前漢高帝紀。襄城無唯類。注如淳曰。無復有活而唯食者也。危法高峻也。

家軍彬兼統之。帝別領羣閫善射者為一軍。與彬等晨夕馳逐。甲光照官苑。呼譟聲達九門。○八年正月。呂陳金還。以右副都御史俞諫代之。初。陳金破江西賊。其降衆乘間遁。轉掠徽州。衢州。餘衆復集。至是以俞諫代金。明年連破賊於貴溪。平之。○八月。土魯番據哈密。先是忠順王陝巴死。子速壇拜牙郎立。淫酗不道。屬夷謀害之。至是走歸土魯番。其王速壇滿速兒據之。○九年二月。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由許之。費宏曰。苟遂其請。吾江西無唯類矣。力阻之。不允。江西副使胡世寧上言。寧府有異謀。寧主恨之。遂賂內使中以危法論死。賴科道交救。改戍。○宸濠太子。後也。國。南。具。性。貪。殘。僭。侈。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天。順。間。寧。府。以。事。革。護。衛。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

梁儲 善諫

回蹕。周禮注。蹕。謂止行者清道也。回蹕。天子還京。曰回蹕。

臣力阻不聽。大學士梁儲承命上詔草。○高皇帝著之。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得。此。當。厚。自。謹。應。母。叔。聚。奸。人。多。養。兵。馬。震。我。邊。疆。危。我。宗。社。帝覽制駭曰。洵若是可虞。其勿與儲以從容。回天時成。推其善諫云。○八月。帝出遊宣府等處。至大同還。○泰。劉。暉。等。皆。有。寵。於。帝。賜。姓。朱。氏。號。外。帝。出。宮。遊。近。郊。至。是。遂。遠。出。關。外。太。學。士。梁。儲。等。追。及。於。沙。河。請。回。蹕。不。聽。自。宜。府。轉。遊。至。大。同。北。虜。五。萬。騎。入。寇。諸。將。王。勛。等。力。禦。之。轉。戰。五。日。至。應。州。寇。引。奔。官。軍。死。者。數。百。人。○十三年正月。帝復出關遊幸。○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謚曰孝貞皇后。○六月。葬孝貞皇后。梓宮發。京師。帝。

西示已曾甫二月廿八日各卷之三

武宗

十一

神廟也

官以梓木為棺風俗通官存時所居緣生莫死因以為名也
分前說文。祈後死者合食於先祖。禮檀弓以吉祭易。卷祭。明日於於祖父。外祈外其神主以祈祖廟也。

王守平 仁江 賊

我服從至陵飲帳殿及升祔帝至暮乃入廟雷雨大作燭盡滅言官上疏請修省不報○帝獵黃花鎮等地閱月乃還復議北巡命草救自稱威武大將軍梁儲毛紀等連名上疏曰陛下為君乃自卑而列于臣臣草救是以臣名君也救不敢草帝大怒手劍立曰不草救齒此劍梁儲免冠解服曰臣逆命罪應死然勅終不敢草帝乃悟遂止○時帝未有嗣廷議建儲錢寧受寧王賂謀立其子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豈宜輕建乃止○帝復幸大同宣府至榆林而還凡六閱月○補七月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平江西賊初陳金討姚源萃林諸賊多取招撫未大懲創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讐時相詒訾諸凶不自安轉徙嘯聚不數年仍起為盜又南贛地多深阻易為巢穴南安橫水桶岡諸寨有賊首謝志山等漳州泃頭諸寨有賊首池大鬲等於是江西福建廣西湖廣之交方千餘里皆亂兵部尚書王瓊薦守仁才特用之守仁先攻木廈賊巢潛兵入險乘夜縱火師大捷既而進攻橫水破賊巢三十八斬首三千有奇四道積年逋寇至是悉平○十四年二月帝欲巡泰山歷徐揚抵南京下蘓浙浮江漢登武當遍觀中土時寧府久蓄異謀欲乘釁發內外咸以為憂修撰舒芬率部院科道合疏諫帝大怒杖芬等百有七人而舉朝仍以死諫車駕乃不果○六月寧王宸濠異謀已露帝遣顏頤壽等往諭之革其護衛宸濠得報大驚遂決計反

奇玉篇凡數之零余皆曰奇

軍王 異謀 已露

遣顏頤壽等往諭之革其護衛宸濠得報大驚遂決計反

已露

武宗

孫燧 許遠 死節

聲言色宜也孫子先声而後實

王守 仁率 討賊

撤當作撤師古曰撤者以木簡

會宸濠生日宴都御史孫燧兵備副使許遠等明日燧等
 入謝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命起兵監國燧
 曰果有旨巡撫大臣當與聞請出觀之宸濠曰不必多言
 我往南京汝保駕不絕口亦被縛俱斬遂據南昌遣兵即攻
 反賊敢殺耶罵不絕口亦被縛俱斬遂據南昌遣兵即攻
 南康九江破之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道經安慶
 知府張文錦死守城上矢石如雨賊衆多傷不能直行遠
 近因得為備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江彬請親征王瓊曰
 有王守仁在必就擒矣毋煩聖駕王守仁與伍文定率義
 兵討賊直趨南昌破之寧府眷屬悉自焚命時守仁方奉
豐城聞變遂還與吉安知府伍文定謀傳檄遠近諸路勤
王兵既集或議救安慶守仁曰九江南康皆為賊據我若

為谷長尺二寸用徵召也

不用 婦言

擡車卓氏藻林車而為擡形四即因車也

田鑿說文人君乘車四馬鑿八鑿終東鑿鳥声謂天子還京曰田鑿

安也

謀也 自盡燔其屍揚之

越二城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鬪是腹背受敵也賊精銳悉
 出守備皆空不如直搗南昌使彼解圍自救然後逆擊之
 湖中茂不勝矣衆稱善文定倍道進夜半破廣順門宸濠聞南昌報急遂棄安慶歸
 義兵迎擊之宸濠為萬安知府王冕所執而賊黨遂平初
 宸濠反婁妃泣諫不聽至是在擡車痛哭曰昔紂用婦言
 而亡我今以不用婦言而亡也○時宸濠雖擒捷音猶未
 至京帝欲假親征南遊遂出駐良鄉捷至梁儲請田鑿不
 聽帝至南京內使張忠等謂當縱宸濠於鄱陽待帝親戰
 論功守仁不許守仁上書請獻俘江彬及內使張忠許
至忠泰沮過之不令入見乃入九華山宴座草廬帝親
之曰王守仁道學人也何謂反乎遣還鑿令更上捷奏守
仁見前奏言泰上方騁討平寇勳明年宸濠囚至通州帝
且盡入諸孽幸名彬等乃無言
 令自盡燔其屍揚之○陞賞王守仁等而贈孫燧許遠等

禁豕 刻日會刻日 約定期日也 刻 廣句必也

天內 品字象曰 凡人寢室皆曰 臥內而天子之 禁中則曰大內 大言其廣亦言 其尊謂非諸王 以下之所取比 擬也

秩立廟祀之。○詔禁豕猪以同國姓也。刻日小民殺猪殆 盡。○十五年正月帝在南京。江彬從陰懷不軌。一日索各 城門鎖鑰。兵部尚書喬宇曰。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 雖天子詔奈何。彬每假旨有所求。宇輒請面送。彬計多阻 〇八月帝駐蹕南京既久。仍有泛江浙湘湖之意。梁儲蔣 冕執奏。回鑾跪午門。自午至酉不起。乃允。○閏八月帝發 南京。十二月遂還京師。○十六年三月帝崩於豹房。是帝 先

迎興獻王子厚。燧立之。陳建曰。嘗視正德之際。而知天意 政。何異漢。五侯十常侍。唐甘露之黨也。流賊之擾。遍于中 外。何異漢。黃巾唐黃巢元紅巾之亂也。慶寧二府之變。何 異漢。七國晉八王之禍也。百邊兵入衛京師。何異漢。卓 卓翼也。武宗之荒淫遊燕。何異秦漢隋唐之李也。嗚呼。前

代有一於此。未有不亡。今乃冀是數 考而國家安。如盤石。豈非天意哉。

世宗肅皇帝名厚。燧憲宗次子興獻王子。武宗從弟也。武 宗無嗣。迎立之。帝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總朝政。三十 德中弊政。郵錄言。○誅江彬等籍彬家得黃金七十櫃。銀 二千櫃。每櫃二千餘兩。金銀寶飾一千箱。餘不勝紀。知天

下惡已。心竊疑其黨都督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支塞 外彬猶豫未決。楊廷和密與蔣冕毛紀及大監張永等合 謀捕之。下詔獄籍其家。尋與 李琮神周錢寧等俱棄市。○梁儲致仕。儲立朝四十年 所居無赫赫名。太後多令人思。初帝以迎立功。欲廢其子 錦衣指揮儲不受。卒之日。子孫不免貧乏。儲度量淵弘。言 者嘗詆儲主。試受賂儲不辨。又詆儲交通寧王。亦不辨。後 寧王敗。得所餽簿。獨儲不與。言者帖然大服。其量後數年

滔天 昏堯典象 恭滔天 耶耶漫 抄云堯典曰象 恭滔天 蔡注滔 天未詳按史記 作似恭慢天近 是蓋史遷去代 生未遠必有所 受也 諸葛孔明 曰 涓慢則不能 研精 蓋滔共慢 相通 蓋古有此 言也

八黨 天德中內 使馬永成谷大 川 川 羅祥 邱聚 高 鳳 俱用 史時 林 八虎

漢 五 疾 前 漢 孝 成 皇 帝 賜 王 太 心 凡 弟 譚 商 心

世宗 世宗 世宗

廷臣會議尊武宗為皇兄孝宗為皇考孝宗
侯下常侍後漢
之初宦官悉用
閣人不復雜調
他士至永平中
始置員數中常
侍四人小黄門
十人自明帝以
後迨平延平委
用漸大而其員
稍增中常侍至
有十人小黄門
二十人范祖禹
宦官論桓帝靈
帝之時十常侍
擅天下子弟親
黨割剥百姓毒
流四海附之者
竟及三族違之
者滅及五宗大

和揚廷
會議
論議
張璠

卒諡文康○廷臣會議尊武宗為皇兄孝宗為皇考孝宗
后為皇太后興獻王為叔父母為叔母不得加皇字帝不
允主事張璠曰朝議尊聖考為叔父母為叔母不過拘漢
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今聖考往矣即稱以叔父幽冥之
中或不可知但迎養聖母稱以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
子無臣母之義臣謂繼統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繼嗣孝
宗而自絕其親不可也帝得疏躍然以示蔣冕楊廷和等
冕廷和封還御批羣臣交劾張璠逢迎帝意帝不得已勉
從之時迎聖母至京禮部奏用王妃儀仗帝泣啟皇太后
願避位躬奉聖母歸藩以終孝養群臣惶怖乃稱興獻王
為興獻帝王妃為興獻后後三年竟再下詔改孝宗曰皇

考黨獄夷戮天
下名士云々

唐甘露之黨唐
文宗大和九年

上典李訓鄭注
謀誅宦官訓注
遂以誅宦官為
已任訓既典注
勢位俱盛頗忌
注鎮鳳翔訓同
平章文請除宦
者王守澄遣中
使賜殺之注始
此訓謀至鎮進
壯士數百人入
護守澄華乃請
令內臣送然
後殺之無遺類
訓心以為如此
則心專注乃

相食子殺父弟殺兄有之帝發帑金十五萬以賑○余珊

伯考孝宗后曰皇伯母興獻王曰皇考母曰聖母而徽號
乃定以議典禮忤旨吏部侍郎何孟春已下戍邊奪俸者
前後二百餘人後十七年改皇考為睿宗獻皇帝母為皇
太后附祀太廟○陳建曰武宗無嗣而以
皇太后嗣之固遵兄終弟及之訓乃繼統非繼嗣也何得泥
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以例擬哉且今日之事又與宋濮
王不同宋仁宗無子今孝宗有武宗為之子矣不同一也
宋仁宗曾育英宗于宮立為太子未嘗育于孝宗不同
二也宋濮王有眾子今興獻王止上一子不
同三也此禮似甚易曉何奉朝之昧之也○嘉靖元年
正月封王守仁為新建伯○十月屏去舊閣谷太用邱聚

補二年太監崔文誘帝建醮宮中日夜不絕給事中劉最
劾文左道糜帑帝怒謫廣德州判文憾不已撫最他事戍
之極邊其後帝以無儲嗣益修齋醮○三年南畿大飢人
相食子殺父弟殺兄有之帝發帑金十五萬以賑○余珊

漸

廟作世

留百官拜賀後紀綱漸廢風俗漸壞國勢漸輕夷狄漸強 倣魏徵上十漸邦本漸播人才漸凋言路漸塞邪正漸淆
 勸上往觀上令君臣漸臻帝嘉納之 補楊廷和罷自帝即位廷和遇事數
 諫諍忤旨累疏乞休許之補 四年六月作世廟初國子生
 何淵首請崇祀皇考於太廟章下廷議羣臣俱上疏爭翰
 林學士張璁言孝子之心無窮今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
 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別立禰廟禮之得為者也臣昧
 死勸陛下為之入 太廟禮之不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
 勿為禮部尚書席書亦三疏勸止俱不報璁乃謂書曰聖
 心未慊也須別立廟不于太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書等
 遂請於皇城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廟後更名獻皇帝廟
補 五年四月甲州指揮岑猛反詔都御史姚鏞討誅之廣
 置世廟六方大方
 萬余小方六七
 漢黃巾後漢孝
 靈皇帝時鉅鹿
 張角以妖術教
 授号太平道諸
 弟子游四方轉
 相誑誘十余年
 間徒眾數十萬
 置世廟六方大
 方
 萬余小方六七

千各立渠帥一
 時俱起皆着黃
 巾或在燔劫旬
 月之間天下響
 應唐黃巢唐懿
 宗以來奢侈日
 甚用兵不息賦
 歛愈急水旱不
 以災聞百姓流
 殍無所控訴相
 聚為盜曹州人
 黃巢善騎射喜
 任俠至是聚眾
 攻剽州縣窮民
 歸之數月數萬
 元紅巾元順皇
 帝至正十四年
 五月順州妖人
 劉福通作亂以
 紅巾為號陷諸
 州人斬州守等
 等以效術聚眾

西岑氏自洪武以來世為土知府弘治六年猛兄猊殺父
 自立為土目黃驥李蠻所殺猛奔梧州督府奏以猛襲其
 父官正德中猛賂劉瑾得以同知攝府事後從征江西流
 賊有功冀復祖職不能得頗怨望又自恃兵力數侵奪鄰
 境巡撫都御史盛應期上猛反狀請討會應期以他事太
 詔鏞往代斬猛子邦彥歸順平知州岑璋殺猛後遂改甲
 州為流官補 六年張璁上疏略曰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
 以正君為功頃來內外諸臣苞苴公行因為常例而郡縣
 為監司之府庫矣監司為部院之府庫矣部院又為內閣
 之府庫矣疏入帝善之補 甲州既設流官州人皆不樂岑
 猛黨盧蘇主受等為亂陷州城詔起王守仁兵部尚書督

世宗

世宗

世宗

反亦以紅巾為
號陷新水縣及
黃州借抄帝國
號天完改元治
平

慶寧二府之變
慶府安化王寔
鎔也見三卷八
張寧府寧王宸
儉也見三卷十
張十二張漢七
國見二卷二十
八張晉八王趙

王倫淮南王允
舟王周成都王
穎河間王顯東
海王越豫章王
熾范陽王虓也
晉孝惠皇帝性
仁平不慧為太子時
斷藤峽猺兩廣
峽猺

兩廣軍討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鄰交趾猺獞出沒宜仍設
中官俾為屏蔽遂至田州招撫諸軍解甲休息蘇受初求
撫不得至是大喜乞降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遣之隨入營
撫定其衆因上言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以
猛次子邦相署州事設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
於流官報可田州以安補七年五月北京諸省大旱詔求
直言大學士楊士清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寬
厚不在煩苛昔人有言國有不足懼者五深足懼者六今
日弊政坐此臣舉其要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
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帝嘉納之補九月王守仁平
斷藤峽猺兩廣郡縣罹賊害者數十年守仁既平甲州兩

御製
十六
字箴

會議
王守
仁功
罪

氏為皇后預政
太子適非賈后
所生后廢殺之
征西大將軍趙
王倫矯詔勒兵
入官廄后殺之
倫為相國淮南
王允率兵討倫
不克死倫自加
九錫通帝禪位
舟王同鎮許昌
成都王穎鎮鄴
河間王顯鎮開
中各舉兵討倫
倫伏誅同輔政
驕奢擅權穎亦
特功驕奢已而
典顯舉兵及穎
進兵入京師為
丞相已而還鄴
顯表穎為皇太
弟東海王越奉

廣父老遮道言狀盧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潛約
兵期討之賊悉平初守仁赴廣西禮部尚書桂萼諷令乘
機取交趾守仁辭不應萼大恚至是守仁征撫交失補
十月皇后陳氏崩帝性嚴厲后一日偶忤旨大恚墮娠崩
補十一月立妃張氏為皇后○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
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勗哉勿偽○八年正月王守仁以
病篤離任道死南安○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
學不宗程朱而曰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物故
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從遊弟子甚多所著有傳習錄
帝謂其擅離任無人臣禮命廷臣會議守仁功罪桂萼言
其誦召生徒倡為邪說詆毀先儒幾無忌憚矣雖勦捕逆
濠論功足錄然邪說之禁不容姑貸帝從之奪其子孫封

詔獄後漢各百官志曰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世祖中與皆省廷尉及雒陽有詔獄蓋奉詔以鞠囚因以名為赫々高明顯盛貞履典陰同胡三省曰陰庇也今人謂憑藉世資得官者為蔭官蓋取木為喻言能蔭庇其木根也帖然帖服也

斬之乎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久當自敗殺之吾儕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也後恩子刺血訴關請以身代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因令減死議戍○帝好瑞四方白兔白鹿甘露靈芝瑞麥嘉禾無歲不獻補十二年十月小主子屯太同塞外總兵官李瑾浚濠以遏虜騎督役甚急後卒王福勝等數十人作亂殺瑾總制劉源清討之晝夜攻圍叛卒潛出塞誘小主子入寇源清請增兵禦寇而已欲專攻城不許源清遂謝病帝怒黜之以張瓚代瓚至下令無攻城諭用兵非朝廷意禽斬首惡勞諸將撫定之○十三年廢皇后張氏立方氏為后○金星晝見與日爭光○建精一堂命張孚敬于堂東書敬一二字及誠意正

建精一堂

漢定陶王綱目

漢成帝紀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於之陶子恭

元帝之為皇太子同二年三月帝崩夏四月太子欣即位疑為追尊史陶恭王為定陶恭皇帝法曰自宣帝追尊悼考為皇考始開端矣於是而定陶稱皇非稱也

心四字於堂西繪漢文止輦受諫圖補十四年遼東巡撫都御史呂經以苛虐失眾心為亂卒所執幽之都司署帝聞召經回行至廣寧悍卒于蠻兒等復執辱之巡按御史曾鏡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遂狂為故常今宜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捕斬數十人懸首邊城全遼

宋洪王宋英宗

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時小主子稍厭兵徙幕東方稱土

賜名曙仁宗崩而後即位議崇奉濮王也孔執

變其族曰吉囊曰俺答者雄黠喜兵居河套為諸部長蹂躪諸邊天和赴鎮修戰具飾邊備築增城堡吉囊大舉入

政欲稱皇帝考司

寇天和檄副將白爵參將吳瑛等連敗之○五月端節宴

馬光范鎮呂諫

羣臣於奉天殿賜李時夏言郭員艾虎等物復命登龍舟

票記曾補元月史略卷之三

世宗

一十九

木言... 日... 田...

侍宴盡懽而歸○除禁中佛殿及像補十六年正月詔布

都御史毛伯温討安南初安南黎利立為王傳至黎諲其

臣莫登庸逐諲篡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諲子寧

遣使告難詔伯温等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叛

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但當罪其不庭莫必遠征帝怒褫

珍職遂命伯温進師○十七年御史何贊言勦套虜二策

一曰計以破之救令西北諸鎮各出遊兵伴來侵擾使彼分

其慮搗之西寇全陝則宣大二鎮躡其後二曰勢以逼之

追之時募死士所其營用間諜離其黨二曰勢以逼之

于邊境多置斥堠陳輜重刀斗相聞耀兵牧馬以

戰之勢或時乘其懈而以大兵臨之其要充在

臣以責成功後興帝善之而不果○方士邵元節死贈少

師號致一人元節龍虎山道士也帝崇道教嘉靖三

何贊 奏還 御批 明孟 不便者 套虜而 曰給 吏中 詔救 封還 唐百官志

策 唐二 故事 禁中 處分 吏付 外謂 之內 批 又謂 之御 批

方士 嚴号 美善 之号 也 離 僧道 設壇 耶 師 號 致 一 真 人

帝南

僻不正之道也禮少儀帝授禮部尚

書後加秩少師少保少傅得幸於帝二十餘年及卒葬

伯禮鄭氏曰我朝開國靖難敷戚內閣三楊吏宰三孤皆

○十二月太后崩帝生帝親詣治陵悽愴號慟羣臣莫

不盡哀補十八年二月帝將南巡立子載壑為皇太子于

以宣城伯衛鐔太學士顧鼎張瓚等協守又慮塞上有

警特遣重臣巡視命翟鑿節制諸邊○四月帝南幸羣臣

力諫不聽駕發於京夜半行官火延及御寢帝惶遽莫知

所避指揮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焰中後次亢村行官復火

帝大怒下撫按三司於獄示儆所經郡邑供億良苦四閱

月乃還京師補十九年八月方士段朝用上言居深宮無

賢而易棄人七言田獵馳騁八

世宗

言外官奏吏顏
色不接。九言長
傲縱欲無吏興
兵。十言閩中之
民徭役勞弊皆
言不如貞觀初
漸清。清。亂也。漸
睽睽。違也。孝子
之心。均為不
孝。論語孟懿子
問孝。章之。胡氏
說之。語也。
禰廟。禰。奴。礼。切。
父廟曰禰。昧。死。
漢書高帝紀。昧
死。再拜言。注。張
晏曰。泰以為人
臣。上。答。當言。昧
犯。死。罪。而言。漢
遂。遵。之。禰。音。有
苞。苴。礼。曲。礼。曰。
凡。以。弓。劍。苞。苴。

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乃以所煉白金製器。
因郭勛以進。帝與語大悅。即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靜攝
一二年。乃親政。舉朝愕不敢言。太僕卿楊最上言。聖諭至
是。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足以傷元
氣。不可信也。惟望端拱恭默。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不期仙
而自仙。不期壽而自壽。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
罷。明年勛以罪死。朝用亦伏誅。隆慶初。贈最副都御史。諡
忠節。補吉囊俺答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
月。分道寇大同。九月復入固原。諸將多畏縮。總制劉天和
斬指揮二人。遣總兵周尚文大破虜於黑水苑。斬吉囊子
小十王。吉囊遁走。寧夏巡撫楊守禮等復邀擊於鐵柱泉。

吉囊 俺答 連年 入寇

董筍問人者。疏
曰。苞者以草苞
裹魚肉之屬也。
苴者亦以草藉
器而貯物也。謂
賄賂也。有不足

置安南都統使

懼者五深。豆懼
者六。綱目五代
唐明宗長興三
年。澄上疏曰。國
家有不足懼者
五。有深可懼者
六。陰陽不調不
足懼。三辰失行
不足懼。小人訛
言不足懼。山崩
川涸不足懼。蟲
賊傷稼不足懼。
賢人藏匿深可
懼。四。民遷業深
可畏。上下相狗
深可懼。廉耻道

大敗之。補二十年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干作煩興。
禮部尚書嚴嵩寵任用事。賄賂公行。邪佞日親。二月。監察
御史楊爵上疏。歷陳諸弊。諫詞甚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
杖之。自是無敢言者。補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初。毛伯溫
等督師抵廣。莫登庸面縛軍門。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
帝大喜。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三歲
一貢。以為常。補二十一年七月。以嚴嵩為武英殿大學士。
參機務。廷臣論劾嵩貪婪狡獪。不聽。嵩無他才略。惟一意
媚帝。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已短。嵩以故得
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存者不可勝計。補俺答
寇山西時。吉囊已死。諸子不相屬。散處河套。勢分。惟俺答

消深可畏毀譽
言謗深可畏直
不足懼者願陞
下存而勿問深
可畏者陞下修
而靡忒優詔獎
之胡氏曰康澄
之所謂不足懼
者非誠不足懼
也所以明夫六
可畏之必可畏
也使澄信以為
不足懼則其所
謂可畏者幸而
言中耳言雖不
足以盡人亦可
以取人澄所言
乃當理而未有
總而言之如是
之明者使明宗
善聽于以卜相

日強盛屢犯塞至是太舉入朔州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沁
汾大殺掠人畜參將張世忠等戰死俺答既勝轉掠定襄
廣昌乃出陽和塞而太○十月帝幸曹妃官既寢官婢楊
英以組經帝頸有張金蓮者奔告后后馳救得免詔誅楊
英等而及曹妃妃死帝每痛其冤○二十二年癸亥入南
斗嘉靖間入二十三年五月建州夷犯遼東補八月嚴
嵩既入內閣竊弄威柄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俱先白嵩
許諾然後上聞于是副封苞苴輻輳其戶外太學士翟鑾
位其上嵩惡之嗾言官劾其子寅緣舉進士遂斥為民補
十月俺答破宣府塞入紫荆關補二十五年四月以兵部
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是冬俺答以十萬騎入掠

曾銑
請復
河套

可也何止優詔
答之而已乎
也卓爾之見論
也卓爾之見論

語子罕蒞顏淵
喟然歎曰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
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夫子循々
然善誘人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
欲罷不能既竭
吾才如有所立
卓爾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一貫
之唯論語里仁
道一以貫之曾
子曰唯號呼也
勸當作勸取也
庸大也蓋虛當
作雍雍謂理戚

延安慶陽銳率兵數千禦退之補十一月曾銑請復河套
曰套賊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今日之計宜用練兵亦
萬人多備矢石每當秋夏之交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搗
巢穴則彼不能支歲々為之益勵彼勢必折俟其遠趨然
後因故疆并河為塞修築墩臺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
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之木烈國家萬年之計也疏下
兵部議皆謂率數萬之衆深入險遠艱阻之域以驅數十
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部議不決帝曰復套之議甚壯本
部迄無定見何也令銑與邊臣計議以聞補二十六年四
月俺答詣大同塞求入貢朝議疑之帝曰逆寇連年為患
詭言求貢勿聽從戒邊臣嚴防禦補五月曾銑出塞襲套

曾銑 上邊 務十 八事

羅羅羅他牙切 出穀也。羅音狄 入穀也。
漫漢漫當作慢 前漢宣帝紀。今 小吏皆勤。其而 奉祿薄。欲其毋 侵漁百姓。難矣。
注晉灼曰。許慎 云。捕魚之字也。 師古曰。漁者若 言漁獵也。侵。取 也。
邊羅注。鄰國凶 荒不得閉難。
宰牛宰屠也。度 僧。願為僧。及道 者。官與之。文。各 稱曰度牒。
拘文拘執守也。 文。文法也。衮冕 衮。集句天子服。

部斬馘甚衆。套虜遠遁。不敢近塞。銑以捷聞。命賞銀幣。○ 初揚爵以直忤帝。有旨逮係獄。時爵食麥飯。畢即行。官校 令內別爵曰。行矣。勿復顧。至是以宮中火。赦爵歸。忽有大 鳥集舍。爵曰。吾死矣。遂自為墓誌。果卒。○十一月。曾銑上 邊務十八事。營陣八圖。帝善之。○補二十七年正月。俺答入 河套。○補五月。俺答寇偏頭關。七月寇木同。九月入宣府。塞 寇居庸。聲勢甚張。○嚴嵩論。曾銑妄開邊釁。處斬。妻子流 三千里。天下寃之。因論。太學士夏言黨銑。誤國。同斬其妻 蘇氏。請以身代。不許。○補二十八年二月。俺答犯宣府。把總 江瀚指揮董賜戰死。全軍覆。遂犯永寧。總兵周尚文力戰 敗之。斬其魁虜乃遁去。○補三月。皇太子載壘卒。○二十九

邊鎮 乃京 師門 戶

也。冕說文大夫 以上冠也。可支 支。柱也。死員死 剩也。無支備員 曰死官。殿聖祠 啟。爾雅。跪也。跪 跪拜也。傾軋軋 六谷故。車載 重。蹤軋有苞也。 又。勢相傾也。唐 各。李。宗。閣。傳。樹 黨。相。磨。軋。軋。 說文。齒。不。相。值 曰。齟。齟。刺。血。刺 手指。以。血。各。奏 文也。唐。各。方。敬 儒。至。孝。刺。血。寫 浮屠。各。斷。手。二 指。云々。瑞。麥。通 考。宋。真。宗。時。壽 州。上。瑞。麥。一。本 五。穗。嘉。禾。後。漢

年。六月。虜寇木同。總兵張達血戰死之。詔贈達官。立廟以 祀。○八月。北虜合套虜。木舉入寇。木同宣府。所過無不殘 毀。直逼保定。通州犯京師。○補俺答諸部。木舉循河。川。南 四。掠。時。會。都。御。史。王。忬。守。通。州。夜。繼。人。走。京。師。請。援。京。師 始。震。急。集。諸。營。兵。城。守。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 又。命。都。御。史。商。木。節。募。民。間。材。勇。合。四。萬。餘。時。寇。已。薄。都 城。矣。諸。路。勤。王。兵。亦。至。詔。以。木。同。總。兵。仇。鸞。為。木。將。軍。節 制。諸。路。兵。馬。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 往。復。越。二。三。月。軍。士。始。得。數。餅。餅。餓。疲。甚。帝。趣。鸞。戰。甚。急。兵 部。尚。書。丁。汝。夔。以。咨。嚴。嵩。嵩。曰。奉。上。駁。可。掩。鞏。下。駁。不。可 掩。獨。能。自。勵。太。耳。鸞。等。皆。不。敢。戰。寇。焚。掠。三。日。火。日。夜。燭 天。進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始出塞。○補嘉靖元年。至 寇。宜。大。邊。臣。東。手。任。飽。其。欲。而。去。上。內。迎。戰。死。節。者。十。總 之二。能。偶。致。捷。者。周。尚。文。數。人。而。已。餘。不。及。細。畫。○總 兵仇鸞。請選各邊銳卒。留衛京師。帝曰。邊鎮乃京師門戶。 禦寇不於門戶。而格鬪於堂奧。可乎。乃命各還本鎮。○三

嘉靖元年

世宗

三

沈練 光武紀光武生於濟陽縣是歲一莖九穗

城下池也 董受諫綱目漢文帝紀曰上每朝郎從官上昏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幕府也集覽軍將所在謂之幕府師古曰幕府以軍府為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索隱古者出征以幕帳為府署也飾邊備節

十年正月錦衣經歷沈練劾嚴嵩父子奸貪十大罪下練獄後中以他事斬○三月虜請貢馬互市詔開市於大同

初仇鸞倡大舉北伐之議內實畏怯乃密遣人結俺答義子脫脫使俺答以貢馬互市為請俺答利中國貨幣投譯書宣大總督蘇祐求之祐以聞鸞與嚴嵩贊成之群臣弗敢異帝從之

上疏言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

一曰虜辱我如是一曰我與議和志天下大讐二曰虜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大羊市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誓死決戰和則反其效用之五曰將士偷安懈天下脩武之志六曰往者邊臣私通外寇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開邊方交通之虜輕中國之威九曰我人思效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之計其謬有五

王相戰死

此餉同整備也 端節各言故吏 九月五日謂之 端午節艾虎歲 時記端午以艾 為虎形至有如 黑豆大者或剪 絲為小虎粘艾 葉以戴之王沂 公帖子釵頭艾 虎辟羣邪曉駕 祥雲護室車 不庭左傳成公 十二年討不庭 注討背叛不來 在王庭者勦當 以刀取也問謀 敵曰交間孫子 兵法交間者因 敵間而用之也 謀左傳桓十二

市費微不知損威養 疏入帝謂其撓邊政杖之貶狄道典 史後二年帝思其疏皆驗乃復其官○三十一年仇鸞請 討朵顏諸夷侍郎何棟曰朵顏大羊也縱有反覆為患尚 小北虜虎狼也若使據此禍將無極今剪除朵顏北虜必 據為巢穴是撤藩以延寇也帝善之○四月虜寇遼東守 備王相率數百人力戰胸首被創或阻之相曰以此一腔 血報君恩耳遂戰死帝聞贈相官廕其子

八月仇鸞死 戮其屍初馬市既開諸邊日苦侵暴帝命鸞逐寇大同鸞 不得已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是病疽猶戀太將軍印不 肯上兵部尚書趙錦言強寇壓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寇 衆長驅貽憂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總兵陳時代之鸞大

衆長驅貽憂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總兵陳時代之鸞大 肯上兵部尚書趙錦言強寇壓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寇 不得已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是病疽猶戀太將軍印不 戮其屍初馬市既開諸邊日苦侵暴帝命鸞逐寇大同鸞 八月仇鸞死 血報君恩耳遂戰死帝聞贈相官廕其子

年楚師伐絞涉彭羅人使伯喜謀之注謀伺也疏曰謂詐為敵國人入其軍中伺候間隙以反報其主兵昏謂之反間斥候嚴嵩曰斥度也候視也望也刁斗刀丁聊切正夕古者軍有刁斗前漢各李廣傳不擊刁斗注孟康曰以銅作鑊受一斗昼炊飲食夕擊夜行真人樞翼篇鍊形為氣名曰真人協當作協衆之同和也

甚恨疽益劇遂死錦衣都督陸炳發其通虜納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補十二月俺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冠宜府宣府市則冠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太帝惡之詔罷馬市○三十二年正月楊繼盛疏嚴嵩十罪五奸略云太祖罷相府而嵩居之滅祖制也詔旨出皇上而嵩矯之奸大權也皇上有善政嵩每攘為己功掩君美也嵩之矯詔皆子世蕃手出縱奸子也令孫効忠妄冒邊賞竊軍功也受仇鸞金三千而薦居大將黨悖逆也胡虜深入屢戒勿戰誤軍機也徐學詩等以劾嵩削籍黜陟也選除貪吏而百姓受毒失人心也貪污成風牢不可破壞風俗也然此十罪又有五

揚繼盛嚴嵩十罪五奸

臨刑

海賊

供億字典供億謂供其匱乏使之安也左傳隱十一年寡君惟是一二父兄不能供億注供給也億安也靜攝攝安也靜謐黃白之術金丹之藥丹竈之支也漢武內傳曰李少君云臣凝丹為白銀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之白日升天抱朴子金丹卷中人授之金丹仲經又道家以烹金石為外丹吐故納新為內丹西晉左傳僖公六年許男面

奸濟之賂皇上左右揣知上意而逢之是皇上之左右皆嵩間諜也以趙文華為通政凡疏必先投副封是皇上之納言皆嵩鷹犬也懼緹騎緝訪即與厰衛聯姻是皇上之爪牙皆嵩爪葛也畏臺諫有言凡選舉必出其門是皇上之耳目皆嵩奴隸也慮部臣不能無言廣羅有材望者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嵩心腹也帝大怒廷杖之血肉至含起尋處斬盛妻張氏乞代不許盛臨刑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傳誦寃之時郎中史朝賓等以論救俱貶○三月海賊徽州汪直糾倭虜入寇賊艦蔽海而來蘓浙等地千餘里無不殘戮後巡撫胡宗憲以鄉情憲亦誘直降許封官秩遂執平之時北

地震

縛注縛平於後唯見其面請奉正朔綱目周世宗紀請奉正朔守土疆集覽奉行周之正朔不自改制也楚音嵐貪也建白胡三省曰建議而白之輻輳輻謂輪中之直指者下有蓄以指輞上通作輳前漢各四方輻輳注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數也輞輞名四也謂四羅周輪之外也輞輪正中為輞空其中軸貫也輻湊其外

虜犯大同雷雨

虜方橫而南倭復終嘉靖三十四年倭寇常熟有鄉官錢泮率民兵戰死之帝聞立廟祀焉○倭突入歙縣由旌德等地直入南京所過殘害御史曹邦輔追賊于吳舍盡殄之○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或地裂泉湧或平地成山官民死者八十萬有奇○三十五年倭寇閩浙等地有慈谿省祭杜槐率兵勦賊甚衆後以兵少陳沒帝聞立廟祀焉帝遣趙文華視師江南與胡宗憲集兵勦虜而浙地差寧○三十六年四月虜犯大同等地總兵以下諸臣戰死無數○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午門一時並燬詔停刑令百官修省五日○十二月俺荅子辛愛圍大同右衛辛愛有妾曰桃松寨私

黃緣方語因賄于進曰黃緣

墩墮墩正勻平地有堆曰墩陸尔雅注城池無水者盤據盤通作磐大石也莊子國安於大磐據說文依也又猶安也詩大雅攸戩安々注軍法獲而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逮係前漢刑法志逮繫注緝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係縛也墓誌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蓋於葬

部目懼罪來降總督楊順納之以聞辛愛來索不得寇應朝二州毀七十餘堡縱掠大同圍右衛順懼乃詭言虜欲以叛人趙全等來易桃松寨廷議許之虜狎知順無能圍右衛益急更分兵犯宣薊西鄙震動給事中吳時來上言桃松寨寇中一亡婦耳苟明于啟釁之媒拒之勿納可也帝怒召順還以兵部侍郎江東代之江東與總兵張承勳等各嚴兵進圍乃解○三十七年八月吉囊子吉能犯永昌涼州進圍甘州十四日始退土蠻亦數寇遼東○三十九年正月以鄆懋卿總理天下鹽政懋卿貪婪所至市權納賄勢焰薰灼民大苦之○七月大同總兵劉漢襲俺荅於豐州破之禽斬百五十人虜遠遁○四十年遣御史王

訪仙術異

時述其世系名
字爵里行治壽
年卒葬日月其
其子孫之大畧
勃石加蓋埋于
墳前三尺之地
覆敗也魁唇胤
征獵厥渠魁注
魁帥也魁說文
以繩有河懸也
左傳僖公三十
年夜繼而出注
繼懸城而下也
解食也燭照也
效尤左傳鄭伯
尤過也謂彼作
過我效之也籍
借也撓亂也
集句骨體也疽
正字通癰之深
者曰疽疽深而

木任等遍訪天下仙術異人補十一月萬壽宮災宮在西
苑帝自二十一年官婢之變即徙居此時暫移玉熙宮火
作禁衛不及救乘輿服御皆燬○四十二年五月嚴嵩免
其子世蕃下獄帝居西苑大臣希見惟嵩獨承顧問以
大學士徐階給事中吳時來等各疏論嵩帝雖納言者然
心不能無動初帝所下手詔辭旨深奧多不可曉惟世蕃
一覽了然然答語無不中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居喪不
入直既代票擬嵩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不以
時答嵩自為之律々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
帝不憚而漸親徐階會萬壽宮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
城共宗為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稱
旨帝眷益移御史鄒應龍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遂罷嵩
謫有差嵩歸後六年寄食墓舍以死○鹽院鄧懋卿驕縱
每巡行郡邑携其妻從行裝五彩輿令十二女舁之所過
供給奢靡獨淳安知縣海瑞供張菲甚懋卿雖怒素聞其

上海疏

惡癰淺而大
厚值物價曰值
五奸奸亂也攘
竊也搨六各統
量度也以求
其端意端典端
同緹騎卓氏藻
林緹騎金告禁
兵也緝訪緝聚
也訪問也嚴屋
無壁也聯姻聯
周札聯兄弟注
聯猶合也姻說
文婿家也白虎
通婦人因人而
成故曰姻禮昏
義疏婿曰婚妻
曰姻婿以昏時
而來女因之而
去又妻父曰婿
婿父曰姻今男
女之家皆曰姻

強項亦斂威太○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逮憲至京削籍
後飲藥死○倭圍興化遣總兵劉顯援之虜詐稱顯軍入
城屠戮殆盡據城三閱月忽泛海去○四十二年虜逼京
東勅諸鎮兵入援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
博夜呼崇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疏入必激帝怒或
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却其疏不納亟請調發應之總兵
馬芳等兵相繼至虜遁回乘勝追斬三百餘級○四十三
年五月帝夜坐御幄忽獲一挑是夜白兔壽鹿各生子羣
臣表賀○四十五年二月主事海瑞上疏其略曰陛下初
年遠過漢文二十年来法紀漸弛今萬方懸罄民不聊生
諸臣猶修齋設醮相率進香天藥天桃相繼表賀夫玄修

瓜牙詩小雅垢
父予王之瓜牙
主八牙鳥獸所
用以為威者也
瓜葛之言故夏
言成親曰有瓜
葛之好坪雅瓜
葛皆延蔓相及
故屬之綿延者
取譬瓜葛蔡邕
獨斷凡典先帝
先后有瓜葛者
皆會尚各官屬
陞西除下
盆山負也丹心
赤心無偽曰丹
心糾當作糾後
漢各公孫瓚傳
糾人完聚注糾
收也廣句督也
後俗說贅辨曰
日本倭云說世
謹始
陳以
勤上
十事

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復神其術乎帝怒投於地已復取讀之太息自悔疏竟留中○十月帝不豫專意玄修方士王金進長生藥性極熱能健陽力帝服之遂火發疾甚二閱月乃崩裕王載屋即位
穆宗莊皇帝名載屋世宗次子補閣臣徐階草世宗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卹錄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補隆慶元年二月以陳以勤張居正與入內閣二人侍裕邸講讀至是並參大政○陳以勤上謹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帝嘉納之○帝

太子
讀三
字經
男變
為女

俗日本稱倭云
今按非也日本
稱倭辨曰耶麻
騰之為國号也
助乎神代盛於
皇朝有山迹山
戶山止之三義
而猶有秘訓填
之以日本二字
者原於舊俗比
濃茂騰之名而
亦有太日靈貴
之訓傳其義精
矣若夫倭字西
土之所号和字
後世之所轉皆
非我之稱而訓
之為耶麻騰亦
特隨乎流俗之
所馴習爾非嘉
從之也令人親
王筆日本各紀

朝講漸疎百司章奏皆令內臣傳旨故宦豎日恣尚書高儀請大臣廷對面議帝允之補九月俺答及其子黃台吉數犯山西○二年三月冊立皇太子方五歲無何太子遇閣臣於御道語曰先生良苦翊贊閣臣稽首曰願殿下勤學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睿音清朗舉朝稱慶○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為婦人與同賈者苟合為未婦○皇后陳氏幽間貞靜不見愛於帝移居別宮王時舉等上疏乞正位中宮帝曰后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庭事乃妄言耶時舉曰寧有夫婦睽違而意暢者乎帝曰待疾愈即還官無多言補十月遼王憲熾有罪廢為庶人國除憲熾在世宗朝以奉道被寵賜真人號

於神代卷不用
倭字至於人皇
紀假用為大和
一國之号以別
之全國耳未嘗
為天下之号也
其辭嚴矣應仁
倭木滿改蓋大
以倭下外德亦
倭此及孝德紀
倭年則天德紀
倭字而誤存也
改其可凡其
他外國之稱我
者尚多文人詞
客奇而用之莫
考其實焉鄙哉
或問西土何以
名我國以倭也
曰本朝舊說云
吾邦人始至西
土彼人曰汝國

至是巡按御史部光効其淫虐僭擬遣侍郎洪朝選等勘
實免為庶人國除初張居正與憲熾有隙及朝選往勘諷
令坐以謀反朝選不從居正怒屬巡撫勞堪羅織朝選死
獄中○三年五月御史詹仰庇上疏言陛下多取民膏以
供造鰲山修治宮苑等費使羣小因得乾沒為聖德累不
小帝怒廷杖編氓大學士李春芳等力救不免○六月總
理河道翁大立上五患十二圖帝留覽以示各司○四年
二月大學士高拱疏言武及商政止三事今皇上以子繼
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禮大獄先帝勵精之政而擬議改
易尤非繼體所宜○補六月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
邊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乃官其地者非雜

封俺

之名稱如何自
指東方答曰謂
吾國哉漢人即
取吾字之物訓
余之曰倭近世
人見友元曰倭
與矮通短人也
異邦慢我之号
二說未知孰是
但以從漢倭奴
倭面之号及唐
各倭國自惡其
名不雅之言致
之後說恐為是
蓋據前說則俯
就漢人之訛據
後說則甘受漢
人之慢以此為
我國之号豈理
也哉中葉以降
曰倭歌曰倭訓
曰倭琴曰倭流

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先既不能稱職於
內地而欲立效於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蹙也自
今必擇年力富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有成績帝從之○
賈三近疏曰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
也在進士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為
精明在舉人則為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帝善之下其
疏所司○補是時內供寢多數下戶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
珠黃綠玉諸物尚書劉體乾屢疏爭積忤帝意遂罷之○補
个月河決邳州○浙江礦盜作亂從昌化突入寧國池州
等地江南騷然尋討平之○杭州有栗樹生桃南京有龍
耳并化為酒之異○補五年三月封俺答為順義王初俺答

神代卷不用

神代卷不用

神代卷不用

王 須義 傳至不可改是

要地清要推要
之官了然決也
曉解也直文選
注謂宿於禁中
以備非常票擬
票與標通漢各
標騎將軍作票
騎將軍字典標
表也秋名下言
於上曰表擬說
文度也易繫辭
傳擬之而後言
疏擬度之而後
言也青詞唐李
肇翰林志凡大
清宮道觀薦告
詞文用青藤紙
朱字謂之青詞
眷勤厚之意

孫把漢郡吉幼孤育於俺答妻所既長而娶與妻不相得
復自聘襖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即俺答外孫女也俺答見
其美奪之把漢恚率屬十餘人來歸木同總督王崇古留
之邊吏譁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
居俺答即急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
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又不然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
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
衆乃令把漢還以衆與黃台吉抗我按兵助之此安邊之
大略也朝議紛然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俺答婦恐中
國戕其孫日夜尤俺答俺答尋亦悔乃擁十萬衆入寇崇
古檄諸道嚴兵禦之因諭以存卹恩而要縛送諸叛人示

高拱 張居正 顧命

供帳供具帳幕
也或作供張通
雅供張供具張
設也強項後漢
董宜傳強項令
出集覽強項言
不依屈
調兵凡選吏用
人屬從賦吏皆
謂之調懸盤唇
言故吏言貪乏
室曰懸盤左傳
僖公六年室
如懸盤注如而
也時二月野物
未成故言居室
而資糧縣不罄
也
盡也亥修黃老
之術長生之道
也人生殊壽係
於天之氣數然
道家之士常使

信俺答與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
屬無貳遂乞封請互市執叛人趙全等來獻索把漢誓不
犯木同王崇古上言朝廷許俺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
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
於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復條封貢八事以請從之遂
封俺答順義王把漢昭勇將軍昆都力辛愛等皆授官有
差王崇古以款俺答功加少保邊患稍息萬曆初名俺答
所居城曰歸化補六年正月築徐邳河堤自徐州至宿遷
三百七十里并繕豐沛太黃堤正河安流運道大通○三
月帝不豫召閣臣高拱張居正等諭曰東宮幼少今付之
卿等協力輔之遂崩皇太子即位

西示己自補二月

穆宗

三

精氣保煉以無
勞耗乃可以過
期延年矣譬如
蠟燭置之風前
只管搖動則蠟
速盡置諸密室
而不為風所動
則蠟之盡遲此
修養之引年也
火發藥熱火
郵錄錄寬省
翊鈞翊輔也贊
易疏贊佐而助
成而今微者得
著卿音積羅織
作為罪辭猶織
成羅網十八史
畧注羅網無辜
織成罪狀熬山
昏言故吏熬山
燈山也結五絲
為之故古詞云

神宗顯皇帝名翊鈞穆宗子神罷閣臣高拱初拱與張居
正友善既而內離猜防日甚拱惡太監馮保矯穆宗遺詔
掌司禮監專恣逐之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私以語保
保密奏拱擅權明日召羣臣入宣詔數拱罪罷之居正遂
為首輔補丁日帝謂張居正曰皇考屢稱先生忠先生幸
自愛悉心見輔居正頓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
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
聖明留意帝曰善居正既得政柄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
外想望多采其為政大約尊主權課吏實嘗言高帝得聖
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
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請召羣臣廷飭之百寮

居正
威望
日重

御樓烟暖熬山
綠結鳳輦初回
官闕千門燈火
九街風月正月
十五夜觀燈是
其一也熬與熬
同說文海中大
鼈也玉篇傳曰
有神靈之鼈背
負蓬萊之山在
海中
乾沒史記酷吏
傳為小吏乾沒
注正義曰乾沒
謂無潤沢而取
他人也編氓
次簡也編氓
列次於下民名
籍也武反商政
各武成反商政
注及紂之虐政
也更飛前漢董

惕然○萬曆元年帝居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稱內使
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
來下東廠鞫問張居正陰囑之曰係閣老高拱陰使刺皇
上言未已而廠校緹騎已集高門矣東部尚書楊博言於
居正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為之恐大臣人人自危尋以
科道交章疏救復下大臣錦衣衛會審是日風沙雨雹黑
霧四塞對面不能相見衆皆駭懼理刑官白一清厲聲曰
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顧命元老我輩何得誣之乃加
刑大臣揚言我何曾認得高閣老時朱希孝居正懼事泄
遂罷審而高老亦幸無虞矣遂蒙大臣斬自是居正威望
日重臺臣無敢有申言者○二年十一月虜寇遼東李成

神宗

神宗

萬曆元年

三十一

仲舒對策文警
之琴瑟不調甚
者必解而更張
之乃可鼓也為
政而不行甚者
必變而更化之
乃可理也概說
文概抗斗斛徐
曰抗辱摩之也
斗斛量概也
繼體索隱曰謂
非創業之主而
是嫡子繼先帝
之正體而立者
效功也甲科各
言故吏甲科注
甲科謂作簡策
難問列置案上
在試者意投射
而答之謂射策
上者為甲次者
為乙

梁帥師直搗其營斬首無算而虜遁時俺答雖款塞而
寧采顏諸部皆與交通時叛時服總兵官戚繼光在鎮
十一年數敗之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寇遼東
命繪天下疆域及京省文武羣臣姓名於御屏朝夕省覽
○三年編修張位上疏請飭史職畧云國家設起居注官
寔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邇來史名雖存史寔久
廢如兩廟世宗穆宗寔錄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
刪潤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
增入且裨官野史為海內流傳又恐失真此皆史職缺廢
所致也皇上踐祚以來善政班班可述乞即蚤賜紀錄以
光大典帝從之補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蓮閣臣進獻
馮保謂閣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其好帝尋以白

重修大明會典

許文穆

鄉舉凡及第者
試之鄉中以舉
日鄉舉進士各
言故吏及第第
一甲第二甲第
賜進士及第第
三甲第四甲第
賜進士出身第
五甲勅賜同進
士出身
撫字撫慰也字
愛姑息札擅弓
曰細人之愛人
也以姑息注姑
且也息休也
低昂低正句高
之反也昂說文
舉也殿後漢
百官志即奏其
殿最而行賞罰
注課第長吏不
林職者為殿其

燕送出○四年正月御史劉臺抗疏劾張居正專擅威福
居正疏言論者謂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
悅下耶誤國將竭忠事上無以逃專擅之譏因辭職不視
事帝手勅諭始起詔下臺獄廷杖一百遠戍之以居正申
救竟從寬貸○重修大明會典成○五年九月張居正以
父憂乞守制帝不允編脩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
艾穆王事沈思孝四人交章論其忘親貪位居正大怒時
學士王錫爵曲為慰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
怒亦為老先生語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
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四人即廷杖尋遣戍
有庶士許文穆鑄玉杯一以贈中行曰班班者何下生淚

西口增補三月廿三日

神宗

三

玉杯 有治能者為最
贈兵 礦盜 礦地名
中行 順義 借偽國名
義 奇貨可居 秦
孝文王時有廢
子楚為質于趙
陽翟大賈呂不
韋適趙見之曰
此奇貨可居注
奇貨以廢子楚
喻貨財也居蓄
積也謂居蓄賤
物以乘時射利
也 抵牾之愛謙
為天 已愛見曰老牛
地神 欲積 按兵 按止
人主 也 歸化 與順義
工成 同義 說見上
前漢 各賈 詛傳

一身 為天 已愛見曰老牛
地神 欲積 按兵 按止
人主 也 歸化 與順義
工成 同義 說見上
前漢 各賈 詛傳

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又鑄犀杯一以贈用
賢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默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
為君子壽時觀政進士鄒元標憤甚越二日上疏亦杖戍
貴州補十一月彗星見張居正自奪情後知天下不與已
思以權劫之因星變考察百官遷謫數人○六年三月帝
始冠行婚禮給事中李涑上言天婚吉禮閣臣張居正有
服制在身不宜與執事帝不允○帝婚畢臯太后論曰爾
一身為天地神人主所係匪輕務要萬分涵養依從老成
人諫勸不可溺愛祗席任用非人以貽我憂爾敬承之勿
違○七年二月漕河工成先是淮揚諸郡苦於水城郭陵
寢害無寧歲帝憫之發金八十餘萬命御史潘季馴董其

張居 正纂 累朝 寶訓 實錄 王世 名報 父仇

朝委裘而不亂 注孟康曰委裘 若容衣天子幼 未坐朝事北帝 衰衣也委棄置 也廷飭飭典飭 同字典飭典勅 同命令也囑付 囑也託也囑誤 也通來近時也 史定寔實也 柱下漢官儀侍 御史為柱下史 裨官師古曰小 官也白燕廣雅 燕女鳥也詩注 燕也京房易占 山見白燕則其 君生貴女嘉蓮 有雙頭者世人

事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如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不
特陵寢不犯且數十年棄地轉而耕桑矣○四月蕪松木
水欠逋七十餘萬張居正請蠲以安民○限即歲豐正供當
年之課苟遇荒缺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積
通哉故帶徵一法名為完舊欠定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
減即為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誅求
無已民不堪命矣况其間豪右不納固多然窮民力不支
亦有小民故催科之苦小民獨當之帝從之○八年張居
正纂累朝寶訓定錄四十款陳進帝嘉納之○八年張居
正纂累朝寶訓定錄四十款陳進帝嘉納之○八年張居
所短者八權○武義孝子王世名年十七父為人殺世名恐
殘父屍不忍出理乃陽與息密購一刃上銘報仇二字母
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又三年生一子忽語母曰吾可死
矣遂往殺仇者赴邑請死邑令憐而欲全之世名曰殺人

度民

指以為瑞冲年幼年也父憂居父喪曰父憂曰楚人卞和得玉璞楚山中奉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為詐而刑其左足及武王即位和又獻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詐而刑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刑者多則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

者死國法也奈何以吾廢法乎竟不食死聞者悲之有孝廉張鳳翼為之傳補十一月度民田初建昌知府許孚遠為歸戶冊以田從人法簡而密至是復度羨田畸零截補豪猾不得欺隱而小民無虐糧視弘治時贏田三百萬頃張居正頗以溢額為功有司短縮步弓以求田多後遂按溢額增賦補九年京師旱南畿饑張居正上言淮鳳蘓松連被災傷徐宿間至以樹皮充饑或聚為盜昔元末之亂亦起於此當破格賑之帝從之○十年帝游戲丹青嘗繪玄兔圖令史臣沈懋學等賦詩附書於軸○六月張居正卒於京帝慟之親往祭命大僕卿護喪至江陵未幾言者紛起按江陵二子嗣修榜眼懋修狀元父子兄弟權勢無兩其病處只在攬權固寵二件若論相業固我明不

龍宗 武許 兵士 期殺 之

龍宗 武食 鐵物 殺已

悲則也悲夫室正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室焉遂命曰和氏之璧英々美也蘭生氣趙惠文王嘗得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欲不與畏秦強欲與恐見欺蘭相如願奉璧往城不入則臣請完璧而歸既至秦王無意償城蘭相如乃給取璧怒髮指冠卻立柱下曰臣頭與璧俱碎遺從者懷

多抄得者後竟以補十二月謫太監馮保於南京帝初即位保朝夕視起居小有扞格即以聞太后太后訓帝嚴詰責隨下帝故積怒保於是有陳保過惡發與張居正交結狀者帝乃謫保南京奉御籍其家金寶鉅萬吏部尚書梁夢龍等數人皆被論得罪太於是彈擊居正者亦多矣○初宣城人生員吳士期多奇節欲草疏論張居正未果江防守龍宗武曰此奇貨可居也遂聞之居正居正即令宗武鞫之答幾死閉空舍絕食至食衣襪死由是宗武躡木參居正敗言者論宗武謫戍尋逃歸得狂疾自投廁中食穢物一日大呼士期拿我繞屋而走其子視之猛以鐵鉗鉗殺子宗武尋甦而狂疾永不作矣噫豈非天哉食穢物食

西示已曾甫三月

神宗

卷一百一十四

子

武弁

列女

奴兒

壁間行先婦身
待命於秦秦昭
王賢而婦之
追之珠之追都
回切追珠共治
至名詩大雅追
珠共章(羣)群
要語犀似豕形
似牛頭大腹早
脚有三蹄黑色
二角一在鼻上
者食角也頌曰
九犀角有黑白
二種以黑者為
勝(物)黑也
黃流在中為君
子壽詩大雅瑟
彼王瓚黃流在
中豈弟君子福
祿攸降集注黃
流鬱也釀和
黍為酒築鬱金

抄張

居正

煮而和之使芬
芳條也言瓚酌
而裸之也言瑟
然之玉瓚則必
有黃流在其中
豈弟之君子則
必有福祿下其
躬明室器不薦
於褻味而黃流
不注於瓦缶則
知盛德必享於
祿壽而福沃不
降於溜人矣(割)
剽掠也(雜)席卧
席也(陵)寢王篇
陵家也寢詩商
頌寢成孔安注
廟中之寢所以
安神集覽古者
宗廟前制廟後
制寢至秦始出
寢起於墓側故

神宗

衣襪之報殺已子殺人子之報也○初張居正責武弁云
汝等解為三獸不鮮讀書腹軍膏則虎而翼鸞當路則狐
而媚至于逢大敵則鼠而竄耳時傳為快論○山西大旱
百姓死亡無算平涼城外掘萬人坑數十處填塞俱滿有
一富家女頭插草標上街自賣遇一男子出戲言慚甚遂
撞石死又有少婦其夫餓死官差人拉入萬人坑中少婦
大呼一聲投入坑韓王憐其節義令救之婦曰夫死我何
忍生晝夜哭三日不輟死(補)十一年馮保既得罪新進者
益務攻張居正遂詔追奪其官階(補)五月建夷奴兒哈赤
克圖倫城奴兒哈赤姓愛新覺羅氏東韃靼建州女直部
之人也先世發祥于長白山長白山高二百里綿亘千里

鴨綠混同愛濶三江所出也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下有
池曰布爾湖里相傳有天女佛庫倫浴于池有神鵲銜朱
果置其衣佛庫倫愛之不忍置之地含口中甫被衣忽已
入腹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曰布庫里雍順居長白
山東俄漢惠之野俄朵里城國號曰滿洲歷傳至奴兒哈
赤于時諸部落紛亂羣雄蜂起各主其地互相攻戰爭奪
無已時奴兒哈赤於是起兵先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當
是時兵僅百人甲三十副而已○十二年四月奉旨抄故
相張居正家長子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刑部尚書潘季
馴等上疏曰居正抄沒國法已正眾憤已平矣然八旬老
母與諸幼弱若併罹法恐非罪人不孥之意也帝允之○

西示已曾甫二月各卷之三

神宗

三十五

申時
行疏

陵上稱寢殿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延表延長也表南北也
常山恒山也雅常山為北岳白虎通北岳為常山者何陰終陽始其道久故曰常山天通玉篇凡欠負官物亡匿不還皆謂之逋欠字典不足也綱徐也辨具也拖欠拖引也誅求左傳襄三十一年誅求無時注誅責也催科催促也科課也疑誌也然甚也

九月遼東總兵李成梁乞休閣臣申時行等疏曰成梁身經百戰屢立奇功衝邊大將難以輕易但功名太盛人或忌之成梁父子兩鎮總兵子如松總兵世受伯爵在成梁之心當必求退免忌而國家之體亦宜稍抑保全庶讒謗可息矣帝是其議慰留之○平樂兵亂帝欲坐其守臣周祈罪申時行疏救曰周祈給餉稍遲誠為有罪但此輩驕悍難馴往者如雲貴遼陝嘉靖前各邊以請情殊可恨若以此罪及守臣各邊軍士效尤而起將來司府畏軍士如狼虎不敢約束天下自此多事矣即周祈一人不足惜而長軍士之驕氣則深可憂即驕一廣西之軍士不足憂而生九邊軍士之狡心則大可懼也帝從之○十二月詔以

海瑞
杖御

朱良
而詩

短凡指人過失曰短出理治獄官曰理息止也購以財有所求也闕終邑序學記黨有序疏於中所外者也疇疇音雞殘田也正字通井田為正零田不可井者為疇地勢多邪曲井田取正方則田必有疇零畫井者必足其數額數也步弓弓字典量地之數度地論二尺為一肘四肘為一弓三弓為一里三百步為一里即

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孔廟有人言王守仁陳獻章為偽學禪宗不宜從祀孔廟申時行曰守仁言良知本於孟子獻章言主靜原於宋儒豈同老莊佛釋之徒哉○十三年帝雅聞海瑞直名命起為南京僉都瑞至具疏陳治安要機於民事尤關切時御史有讖宴者瑞集諸御史曰汝等聞高皇帝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之不得卒杖之自太僚及郎丞無不奉法而雨花牛首等處遊宴頓絕都人塗傳巷頌比如包老復生瑞在院九月以病卒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衾有寒士所不堪者嘆息泣下啟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資金以殮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送者兩岸無隙地沿途設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

朱良而詩

神宗

三十一

三百弓也
接眼唇言故吏
及第第一狀元
狀元郎第二榜
眼起居集覽起
居問飲膳之增
損寢處之安否
扞格札學記癸
然後禁則扞格
而不勝注扞堅
不可入之兒
衣襪足衣在脚
末拿拘捕罪人
曰拿股音鐫縮
也減也前漢董
舒傳民日削月
股注股謂轉蹇
蹇也蹇取也縮
也蹇與蹇同
虎而翼各言故
吏益已強之勢
曰虎而翼揚子

吊詩云批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
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
羹說與傷人渾不信野夫親見淚如傾詔遣行人祭墓如
禮贈太子少保諡忠介鍾惺曰神宗知海公而僅授南僉
木作竟其業則所成都將未免有賈誼長沙之惜使下得
就吾不知當何如也補帝益習事慮下欺微有聞輒遣逮
刑部尚書舒化奏曰主術貴因不貴為若好以已為是代
有司事也使人歸過於上而下得緣是以飾罪帝領之○
嘉定王憲明妻張氏少寡一日掃夫墓舟覆失其屍八閱
月而湧出於江肌髮如生見者驚嘆立祠祀之○十四年
三月廷試有進士舒弘志年十七策奇語多譏切時政閣
臣不敢呈前列且以弘志為尚書舒應龍子避嫌呈末卷

申時
四害
二患

肥蠶

新建
民長
善念

淵騫蕭或問酷
吏楊子答曰虎
哉虎哉角而翼
者也韓詩外篇
無為虎傳翼將
飛入邑捩人而
食不之爪牙本
類暴者有翼助
類當路驚街也
文選自術自驚
士之醜行也當
路孟子注居要
地也集覽要謂
有推勢者鼠而
竄說文鼠匿也
逃也前漢削通
傳奉頭鼠竄草
標莊子標技也
撞石撞突也拉
正勻邀人同行
曰拉綿且綿博

帝覽策大奇之拔置第三朝野共驚神識○京師連日塵
霾四塞申時行等曰陰陽失調責在臣等乃上疏言四害
一患所致刑獄煩多之害二曰徵派加增之害三曰
不令不行之患二曰○建昌有巨蛇一角六足如雞距不噬人
人以故爭往觀之徐々入深山太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
肥蠶見則千里內大旱十六十七○十五年秀水有異鳥
人頭鳥身集於樹竟白乃去是年大旱○帝覽貞觀政要
曰唐太宗多慚德魏徵太節有勸命經筵不必進講止講
通鑑及太學衍義并累朝寶訓寔錄以裨治道○十六年
豫章木禳新建丁民窘甚僅銀三分以二分買米一分買
信將與妻拏一飽死炊方熟會里長來索賦里長適飢見

神宗

神宗

神宗

曰公為人剛嚴不可于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闕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王錫爵論太子

批麟史記荆軻傳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麟哉注索隱曰批謂觸擊之逆麟史記韓非子傳竜之為蟲也可擾押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麟則幾矣比于志王子威也見箕子諫

承恩襲性狼戾嘉靖中來降屢立戰功官副總兵拜老及總兵張維忠等陷河西四十七堡皆復惟寧夏尚為賊據帝會檄諸將討之未幾四十七堡皆復惟寧夏尚為賊據帝從廷議以李成梁子如松提督陝西軍務會學曾等討之屢攻城不下賊勾套虜令道入寇牽制官軍學曾等討之兵相殺承恩開門降拜闔室焚死於是盡誅拜黨俾承恩至京師誅之賊遂平○二十一年初羣臣文章請立東宮帝怒強許以次年至是帝仍不欲立王錫爵乃密奏甚懇帝曰昨讀祖訓有立嫡不立庶之條今皇后年尚少恐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是背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宮矣故此不果無已將三子並封王少待數年候后無出再行冊立可也錫爵曰祖訓所載蓋就嫡庶並生言耳今嫡子未生而世子已十二豈容懸待况陛下舊旨原無待嫡之說

倭陷朝鮮

不聽而為奴則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于割視其心苦節因悴也

今忽變更跡似可疑去年之命既改於今日焉知今日之命不改於他年乎且元子封王祖訓無之臣見民間子未育有十二三歲不讀書者陛下既不即行冊立請令出閣豫教帝不得已允之神宗待嫡一語不為無見第三子並王吾耳荆石立儲數疏言言忠肝古社稷臣庶幾近之○二十二年初倭酋關白攻陷

朝鮮朝鮮求救帝命宋應昌等討之至是議和始平四月豐太閣將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等率舟師自釜山入王京朝鮮八道幾沒國王李昞奔義州請援帝乃遣遼陽總兵祖承訓等援之既而援兵攻行長于平壤大敗祖承訓僅以身免復遣侍郎宋應昌為經畧總兵李如松為大將軍援之攻平壤敗之行長退保王京李如松乘勝輕出遇軍圍精銳多沒於是羣議急圖休息先是兵部尚書石星募遊客沈惟敬遣行長營講和至是復遣之議遂成矣行長清心等撤兵還二月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時年十四歲○給事葉繼美等以論王錫

標記地補

神宗

神宗

東林黨議

識也搜神記遼犬城門外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頭時有一少年彎弓欲射之鶴乃飛去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賈誼長沙之惜前漢賈誼傳賈誼雒陽人年十八誼誦詩各屬文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及為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各召為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未生能言誼各如其意亦

爵坐貶錫爵疏救甚力而繼美等獲免○河南大飢有人相食給事楊東明進飢民圖帝覽之惻然時臯貴妃在侍覽之亦惻然因出所私蓄五千金賑之帝稱善益以內帑金五千發濟而河南賴之全活甚眾○補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先是羣臣爭國本政府惟三家屏與言者意合申時行王錫爵皆宛轉調護亦頗以言者為多事憲成所推舉多與政府牴牾忤帝意削籍歸憲成既廢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于東林東林宋楊時書院也海內聞風景附往々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慕之亦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輩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是為東林黨議之始○

獸忠

夢試

出諸生諸老先以為能帝說之超選歲中至太中大夫天子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於是上亦疎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大傅遺使逮捕領之點頭許可之見呈露也雅風而兩揚塵土從上下也侵疑當作也侵韓詩外傳一穀不外曰饑二穀不外曰饑三穀不外曰饑四穀不外曰荒五穀不外曰大侵

王錫爵病危帝發金五十命設醮禳之不得已聽致歸資資甚厚錫爵病中猶脩獻忠疏十四款乃行其一時相與至情即三五君臣不過是○疏畧云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已必輕○輕不巳必厭○事數變則難觀其效○人更則難課其成○一丁刻臨御勝于百刻批覽面決一事勝于十事○百言○夫財多方以求之利害參半畢竟節之一字較為穩着○今日之患不在求之而在廢○取之策不在款與戰而在備備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
○二十三年正月從鄭世子載堦請詔宗室得就試○二月會試前一日有舉子夢試題係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而題紙為易水生奪去後試題乃司馬牛問仁章蓋晉姓司馬元帝為牛金子合之則司馬牛也其恭默思道又含詛言意是科會元湯賓尹易水固湯字也始信太物寔天定哉○江右有狂客係海外浮提國

開礦

窮迫也信砒
霜之類石藥
鄉試凡及第者
試之鄉中以貢
曰設開又曰鄉
試覆試周禮注
詳察曰覆試
蠶食史記注正
義曰蚕食桑葉
漸進必尽也擗
杼也杼狹而長
謂之榻岐嶷昏
言故吏小兒聽
俊曰岐嶷詩生
民之篇誕實削
匄克岐克嶷注
岐嶷峻茂之狀
聚散也狼戾狼
戾也漢宋義曰
很如羊羊愈牽
愈不進戾耶也
老致仕也

人其人皆飛仙多幻術呼吸可萬里御史葉永盛曰汝等
異人毋惑吾民遂遣之出境須臾不知所去補二十四年
三月乾清坤寧兩宮災補七月遣中官開礦初畿輔奸民
怨怒中官多言礦利太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承寧
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營建兩宮計臣束手前衛千
戶仲春請開礦助工帝允之自是請開礦者踵至每遣中
使偕原奏人徃首畿輔蔓延遍天下其後各省增設稅使
如天津店租廣州珠監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
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
門攤商稅等都邑關津中使羣布所至納奸民為爪牙奴
告主者鼻以十之三中人之家大半皆破甚者招集亡命

三殿

城也勾樓聚也
支古典枝格同
史記項羽紀諸
將既服莫敢枝
格注小柱為枝
斜柱為格音
治狀格狀觸也
怡典忤同十四
款款誌也參半
集覽參半典大
半同九數三分
有二分為大半
穩着穩安也着
什也款服從也
音音音恭默思
道斥說命恭默
思道注不敢輕
易發言而恭敬
淵默以思治道
詔言論詰司馬
牛問仁子曰仁

肆劫奪擅殺人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速治中外諸臣
諫疏前後累數百上帝俱不聽由是民不聊生變亂蠶起
補二十五年六月三殿災時帝銳意聚財多假殿工為名
言者謂天以民困之故災三殿以示儆奈何復因天災以
困民帝不納屢徵木於川廣令輸京師費數百萬率被中
官冒沒終帝世三殿實未嘗復建也補十月以黎惟潭為
安南都統使初莫登用請封制下而登用已死遂使其孫
福海襲已而福海不能輯眾為黎寧所逐寧死再傳至惟
潭攻殺福海孫茂洽復據安南款關求貢總督陳天科上
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仇其名正宜許其來歸詔以
惟潭為都統使自是安南復為黎氏有而莫氏惟據高平

大雨

膏腴師古曰膏謂肥厚之處文選注沃地也。要害漢晉注要害於我為要於敵為害也。孤懸懸絕。藩籬藩籬塞也。前漢晉北築長城守藩籬却匈奴。

大水

週回週與周同。茫然廣大貌。巨浸浸漸漬。清苦清謂滄泊。苦謂憂勤。

東六堡據膏腴扼要害生聚日繁至是以地孤懸難守盡徙居民於內地不從則以大軍驅迫之自是遼左藩籬盡撤○三十五年京師大雨如注旬日不止九衢成河深者至丈餘官民溺死無數近世未有之變也帝發金十萬賑之○三十六年二月脩邊備是時奴兒哈赤併環境諸國其勢日盛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之薊遼總督蹇達疏陳東方隱憂宜早為備乃命守臣嚴飭邊備○南京諸郡大水週回千餘里茫然巨浸舟航遍於陸地臬鼈遊於人家各院交奏帝憫之命免諸郡稅○十二月朶顏寇薊州京師戒嚴○三十七年陳繼源初為大勝關大使清苦自守遷温州司獄曰窮老矣寧以賂敗盡却例金士大夫高之

凌遲師古曰凌遲如丘陵之透遲稍平下也

參商各言故友言朋友不相逢曰參商杜甫詩人生不相見如參與商參商二星也一出一沒無相見之理左傳昭公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實閼伯少曰實沈居于曠林之

一胎 男兩 女兩

地不相容每日用兵攻伐帝堯

謂為莫及○時言路互詆訐諸臣樹黨相攻葉向高上疏在浮議曰天下治亂不於其形於其幾治非豐亨之說也朝政清明庶官輯睦即謂之治亂非禍變之說也法紀凌遲人心囂競即謂之亂今天下治耶亂耶門戶漸立釁隙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終而水火矣始而旁觀繼而佐鬪終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暮跡朝夷可勝道哉臣謂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見譽為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曰君子則真君子矣見詆為小人無傷也天下後世曰小人則真小人矣○福州有婦一胎產兩男兩女青州有牛生兩頭四目兩口之異○三十七年甘肅地震墻堡俱傾壓死軍民千餘時南京山東西早蝗江浙福諸省大水○鄭人祁王

惡之遷。閔伯于商立。主祀辰星。故辰為商星。在東方卯位。遷實沈于大夏。主祀參星。在西方申位。使二子居東。西水不相見也。注辰星大火星也。參水星也。墓距朝夷。距盜距夷。伯夷。堡小城。

培中庸。栽者培之。注氣至而滋息為培。籍々師古曰。籍々。誼略之意。臧否善惡也。

妻楊氏夫死守志。玉生好食鯉。忌日祭無魚。楊氏悲慟無已。適一渙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剖魚。得原金於魚腹中。人以為哀感云。○時閣臣多缺。葉向高屢疏乞補之。台山可謂忠。于謀國矣。不則獨任擅權。誰肯乞補哉。○三十八年。葉向高疏請東宮講學。凡七年。○三十九年。陝西有牛產犢。人頭人面。○主事陳原道卒。妻計氏哀慟不食。次日視夫歿。遂哭死。柩傍檢討。王象節卒。妻畢氏自縊。並旌表之。○卓哉。兩烈婦。皆朝節義也。○補時曹署多空。建議除補聚訟籍々。顧憲成方講學。東林其黨亦臧否之。議者益譁。臺諫亦有齊楚浙三黨之名。附之者多。並以攻東林。排異已為事。○四十二年三月。福王常洵之國。初羣臣屢疏請王就藩。不允。至是有訐

厭勝。厭共壓同。厭伏而克勝也。口詛祝。詭謂告神明。今如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群喙一作喙。集句與喙同。喙。喙多言也。莊田田舍曰莊。扶掖扶說文佐也。掖扶扶也。詩疏掖謂在傍扶之。宿望為久所仰曰望。人望也。格廢格也。廊廟謂朝庭也。聯珠詩格橫渠先生詩云。廟堂勤苦茅脊靜。注

奏內侍姜麗山等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欲擁立福王者。帝震怒。葉向高請速令福王之國。以息群喙。帝不從。已始令就藩河南。賜資甚厚。福王臨行。自請減莊田。帝允之。○太后嘗病篤。帝日夜侍藥。餌復禱天。以身代。尋愈。至是太后崩。帝哀甚。是時帝足疾。每祭拜。令內使扶掖成禮。歲時朔望。必謁必哀。○太后性嚴明。萬曆初。改太后保被。謫太后后。因帝入侍。問故。帝奏對失音。太后怒。帝惶恐。伏地備位。由是定崩。譴孝定。○補八月。葉向高罷。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帝心重之。而其言多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嘗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

廟大廟國支必先謀於廟廟之西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注夾室前堂疏九大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指者曰廟六脊故吏官前曰廟今王宮之前殿士大夫之廳吏是也廊說文東西序也
風聲玉篇風色教也各畢命樹之風聲忽也
五禁切規也
杜秋也
痲疾正字通喜笑不常顛倒錯亂也素問注多喜為顛多怒為

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改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帝不能用向高累疏求去帝輒優旨慰留向高復言陛下欲用臣則當行臣言不然臣留何益帝不省至是乞休疏四十餘上詞極哀始允其去○四十三年五月四日驀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挺搥仆守門內侍呼集執之太子親奏下部鞠犯名張差宿有癩疾語言顛倒無倫次遂以瘋癩具獄時帝待東宮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刑部主事王之寀重加詳問詞連內監劉成龐保皆鄭貴妃近侍也於是廷臣交章請鞫治成保等窮

三案之一

狂喜為心志故心熱則喜而為顛怒為肝志火制金不能平木故肝實則怒而為狂
瘋神異經西方有披髮東走一名狂一名顛一名瘋一名瘋
東古審字
株連字典株與誅通叙名罪及余人曰誅誅株也如株木根技葉不落也連玉篇及也

班位也

究主使給事中何士晉直攻國泰且侵貴妃帝心動諭貴妃善為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太子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獄毋株連越數日帝幸慈寧宮設低坐於聖母靈次太子侍御坐右三阜孫雁立階下令內侍急宣百官進見帝曰昨有瘋癩張差突入東宮此是異事於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間說乃欲離間我父子耶又問太子曰汝有何語太子云似此瘋癩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因語羣臣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添許多議論爾輩為不忠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殊為可恨帝復以東宮語大聲宣示百官時御史劉光復激切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因班稍後聲高帝聞之不甚怒誤以為別有所

神宗

擧下拘捕罪人
曰擧
掠謂挫治人

相構構。間隙也
得收漁人之利
綱目。隋煬帝大
業十三年。徐觀
蚌鷸之勢。以收
漁人之功。集覽
蚌。蛤也。鷸。知天
將兩鳥也。戰國
策。趙伐燕。蘇代
為燕謂趙惠文
王曰。今日臣來
過易水。蚌方曝
而鷸啄其肉。蚌
合而拊其喙。鷸

奴兒
哈赤
即位
滿洲
建元
天命

奴兒哈赤即位於滿洲。建元天命。年五十八。○會試第一沈國和。第六趙鳴陽。故榜後以弊發。除名。果人為之謠曰。丙辰會錄。斷么絕六。趙最有才名。士林嗟之。○山東地裂。有

爭大怒命。中涓拏下。中涓承帝旨。挺杖交加。遂下光復獄。於是磔差於市。掠死成保。內庭罷王之寀官。補何士晉於外。其餘不得波及。無辜事遂寢。既而釋光復于獄。○奴兒哈赤寇遼陽。陷南關。時奴兒哈赤與蒙古煖兔爭婚。御史王雅量曰。奴煖相構。我國得收漁人之利。請助兵煖兔。以為外援。未幾奴兒哈赤罷構北關。獲全。○四十四年正月。奴兒哈赤即位於滿洲。號後金。指中國為南朝。奴兒哈赤已削平諸部。威振東北。眾貝勒大臣奉表勸進。上尊號曰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年五十八。○會試第一沈國和。第六趙鳴陽。故榜後以弊發。除名。果人為之謠曰。丙辰會錄。斷么絕六。趙最有才名。士林嗟之。○山東地裂。有

鼠方
餘叩
尾渡
江

謂蚌曰。今日不雨。明日不出。必有死鷸。蚌鷸不肯相舍。漁人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散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

會試。凡及第者試之於尚各省。曰南省。又曰會試。○小也。不長。曰么。調賦也。

龍鬪。○四十五年五月。有鼠萬餘。叩尾渡江而南。食苗害等於蝗。○廣寧婦生一猴。三角。○六月。木旱。時災歉。遍天下。有司請賑。率寢不報。盜賊四起。○四十六年四月。奴兒哈赤率兵南侵。陷撫順城。守將王命印死之。李永芳降之。廣寧總兵張承蔭。遼陽副將顏廷相。海州參將蒲世芳等。率師來援。分軍為三。據險。尋師潰。承蔭等皆戰死。將士死者萬人。諸堡皆陷。京師大震。○初。楊鎬經略遼事。為言者劾罷。至是以遼警。廷議謂鎬熟諳邊事。起兵部尚書。往經略。又起廢將劉綎。李如柏等。領兵出鎮。總督汪可受疏云。虜疊入。疲我征調。未便請練土兵。以守為戰。帝從之。○七月。奴兒哈赤率兵入雅鶻關。而圍清河城。陷之。守將雛儲

師老。老疲老也。師久出屯戍無功曰老師。

駝。玉篇駝駝也。甲仗。劔戟怒名。

擬度也。

賢張旆戰死。清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寬奠。南距鞏陽。北距瀋陽。清河既失。全遼震動。○四十七年三月。四方援遼兵大集。帝恐師老財匱。趣揚鎬進兵。鎬乃分兵四路出塞。杜松抵渾河。遇伏戰歿。馬林出三岔口。聞松敗。結營自固。虜兵乘高奮擊。林大敗。遁去。鎬聞急。檄止李如柏劉綎兩軍。如柏遂不進。綎已接戰於馬家寨口。克虜寨十餘。深入三百里。墮重圍。力戰死。獨如柏軍獲全。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喪軍士四萬八千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算。報至。舉朝喪氣。帝以鎬喪師。逮係下獄。起擢御史熊廷弼代之。賜以劔命。期從事。廷弼單車就道。慨然自擬。恢復補廷弼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々。廷弼兼程進。督軍士造戰車。冶火器。濟濠

闕。王宮中門也。與銜同。猶恨。

脾。脾名。脾。裨也。在胃下。脾助胃氣。主化穀。

繕。城為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同。 補時邊警日至。廷臣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畧。不報。吏部尚書趙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煥等復上疏。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敵人叩關。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却之乎。帝深嘆焉。 補四十八年正月。朝鮮乞援。是時奴兒哈赤既破北關。降蒙古宰賽等。進攻朝鮮國王李暉。上疏乞援。帝降勅慰之。○帝病脾。累月不起。召皇太子及輔臣等。諭畢。遂崩。時七月二十一日也。皇太子即位。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三

